



【人生随想】

流动的荷尔蒙芬芳

□雨茂

我一直迷恋体育运动的氛围,但苦于不知道如何展示才情意趣,不能下笔写成文学作品。就像小伙子暗恋小姐姐很多年了,一直拙于表达情丝恨缕一样。直到有一天,我读到学生创作的一首诗,才稍稍解除了些遗憾。

给学生讲诗歌写作时,要求每人创作一首诗。一位女同学的习作颇有新意,题目是《散步》,其中三句尤其出彩:三钱嫩黄桂子香气,二钱流动的荷尔蒙芬芳,烹一壶夜色如水。这首诗是国庆节回家后创作的,当时作者在公园锻炼,园内桂花飘香,健身的人们挥汗如雨,生机勃发,于是触发了创作灵感。大家常用汗流浃背或者香汗淋漓描写运动的人们,也有人使用“流动的荷尔蒙”去描摹,但很少有人用气味去描述。“流动的荷尔蒙芬芳”确实让人耳目一新,因为这里有认同、欣赏、愉悦的成分,恰恰是体育运动才能带给人的体验。

认识到这一点,我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

我属于身体先天不足的人,母亲19岁时生下我,此前她已经小产了一个孩子,身体很不好,尚处在恢复期。我出生后一直体弱多病,几度徘徊在夭折的边缘,但父母并没有放弃。他们都是好强要面子的人,决定暗中治疗,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体状况。我们家到医院有十多里路,为了躲避熟人,父亲甚至抱着我钻山沟,走僻静小道。在尽职的医生与执着的父母共同努力下,我保住了小命,在风雨中一天天长大。但我仍然多灾多病,经常拉肚子、流鼻血,常常感冒,头疼眩晕不时找上门来。我记忆深刻的事总是与劫难相关,与小伙伴玩游戏时,我的左手肘关节两次脱臼,爬树时左脚大拇指指甲被掀起一半,一次从山坡上滚下去差点摔死,两次溺水濒临死亡,最后都逢凶化吉了。

上学以后,因为身体弱,我参加不了剧烈的体育运动,但我特别羡慕运动能力出众的同学,尤其爱看体育比赛。小学时经常看老师们打篮球、打乒乓球,读中学后,喜欢看各班级、各年级之间的篮球比赛,每年春天的田径比赛,我是最投入的啦啦队员。我通过报纸关注体育赛事,女排五连冠、聂卫平中日围棋擂台赛11连胜,都是通过报纸知晓的。我每天出操、跑步,几乎不睡懒觉,尝试打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,打乒乓球成了我始终坚持的爱好,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渐渐抛开了药罐子的名号,上大学以后连感冒也很少。

我第一次通过电视看足球比赛是1994年意大利世界杯,当时还在读大学。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项集速度、力量、柔韧性、爆发力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,足球比赛的竞技美与球员力争上游的精神让人心驰神往,异彩纷呈、跌宕起伏、大开大合、悲喜交加的比赛场景令人欲罢不能。胜利者的欢呼雀跃,失败者

的黯然神伤,仿佛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,让人品鉴,也令人回味。决赛在足球强国巴西与意大利之间展开,气质忧郁的意大利王子罗伯特·巴乔一脚踢飞了关键点球。蓄着小辫子的巴乔在十二码处叉手而立,头低垂着,湖蓝色的眼睛里泪光闪烁,落寞神情仿佛使爱琴海结了冰。从此,我爱上了足球比赛,此后历届世界杯都看,并影响了儿子的业余爱好,他在高中及大学阶段一直都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。

第一次相对完整地观看奥运会赛事是从2000年开始的,此后坚持不懈。除了看大众喜爱的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乒乓球比赛,我也看一些虽然小众但中国队优势明显的项目,比如跳水、体操、举重等。我此前一直对举重比赛有成见,认为它比拼的不过是力气,只要力气大就行,不需要什么技巧与智慧,真正了解举重运动后,才知道我多么无知。运动员要在一分钟之内举起自己体重两到三倍的重量,必须调动全身90%以上的肌肉有序运力,普通人调动20%-30%的肌肉就已经不错了。举重恰恰需要大智慧,其他项目亦如此。

近二十年来,喜欢观赏体育比赛的人多起来了。为了观看心仪的赛事,有人辗转千万里,有人不眠不休,许多人乐在其中,如痴如狂……人们到底喜爱的是什么呢?对这个问题的认识,见仁见智。我想,也许因为当事人也从事某项运动,或者追逐某个明星的缘故,也可能单纯欣赏某种运动美的缘故……人们从运动中感受到的美是共通的,比如线条之美、肌肉之美、力量之美、速度之美,还有节奏之美与律动之美,至于健康美、活力美更是所有人都倾心的目标。“流动的荷尔蒙芬芳”,其意可能在此吧!

我欣喜地看到,国家开始重视学校体育,鼓励全民健身,喜欢运动的人多起来了,从黄口小儿到鹤发老者,从青春美少女到爱俏的老妇人,几乎每人都有喜爱的项目。前些年,一些人担心中国虽然获得多项世界冠军,但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搞不好,只能成为体育大国,不能成为体育强国。这些担心当然是积极且有见地的,但我想说,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是随着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及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进步的,在力求生存进而追求温饱的时代,体育并不是必选项。只有当人们不再为饱暖发愁,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,体育才能成为人们推崇的生活方式,进而成为一种习惯。

人们逐渐认识到,如果一个社会经济不发展、政治不清明、文化不昌盛、教育不进步,奥运奖牌不仅不能争光,甚至也不能遮羞。我很高兴地看到,中国人民虽然期待奥运奖牌,但并不唯奖牌论,体育健儿更少受场外因素干扰,比赛成绩稳步提升。脱离功利的体育回归强身健体之初心,体育比赛也回到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境界,这才是真正的体育。



□戴永夏

【文化杂谈】

重阳将至说敬老

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过去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。一些相对开明的封建统治者不但在全社会提倡孝道,重视和普及慈孝教育,而且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和法律制度,对老人进行爱护优待,从而使民间形成了良好的敬老习俗。

赐几杖即是古代的一种敬老习俗。几杖中的“几”即小矮桌,“杖”即顶端雕有鸠鸟的手杖。皇帝把几杖作为一种特殊权力的象征赐给老人,是对老人很大的优待。赐几杖始于汉代。汉高祖刘邦曾命人制作鸠杖赐给高龄老人,开了汉代赐几杖的先河。汉宣帝刘询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,规定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,皆由朝廷赐予几杖。

这种赐几杖的敬老方式汉代以后依旧盛行。尤其到了盛唐,这种方式进一步发展。如开元二年(714)九月,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大明殿大宴京城老人,并举行隆重的授几杖仪式,当众宣布:京都老人年龄90岁以上者赐以几杖,80岁以上者赐以鸠杖。天下诸州县长官一律在适当的时间设宴款待老人,并按照京城的标准赐予他们几杖和鸠杖。唐玄宗这次赐几杖,遍及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,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唐代以后,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,赐几杖之风逐渐式微。

赐几杖并非单纯为了实用,而是让老人拥有一种特权。持有朝廷或官方赐予的鸠杖的老人,不但社会地位相当于年俸600石粮食的地方官员,而且还可以自由出入衙门,不用缴租纳税。如果这样的老人被人侮辱或殴打,施暴者均以大逆不道之罪斩首。这种严苛的刑罚,也彰显了老人所享特权的威严。

除了赐几杖,历代封建王朝还以赐官爵的方式,表示对老人的尊重和优待。这种官爵,一般并无实职,仅是荣誉和地位的显示。

给老人赐官爵始于东汉年间。东汉中元二年(57)四月,刚登上帝位的汉明帝就颁布诏书,宣布天下男子每人赐爵二级,而对三老(80岁以上的老人)和孝悌力田(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努力务农的人)每人赐爵三级。此举开了以爵位恩赏老人的先河。这种恩赐在此后又实行了多次,其中有几次是专门为三老赐爵的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这种为老人赐爵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,以致过多过滥。因此从南北朝起,又出现了以官职赏赐老人的方式。此举始于魏孝文帝。太和十八年(494),他在南巡相、兖、豫三州时,下令赐予这些地区百岁以上老人“假县令”官职。第二年,又赐予相州百岁以上老人“假郡守”官职。这些受赐的老人和县令或郡守处于平等地位,可以平起平坐。这种向老人赐官

职的方式,逐渐取代了赐爵位,成为南北朝以后各朝主要的荣誉恩赐方式。

到了明清时期,又出现了将科举功名赐予老年士大夫的优待方法。如清高宗刚即位不久,就在各省乡试时,对年老落第的会试举人赏以官衔。以后此法就成为惯例。如乾隆十七年(1752)九月,乾隆下诏对80岁以上的会试落第老人赐予翰林院检讨,70岁以上的赐予国子监学正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)四月,又对会试落第的80岁以上的老者授以六品京官衔,70岁以上的授以七品京官衔,60岁以上或虽未满60岁而形神俱衰者,授以八品京官衔。并规定,自此以后,每逢科举考试的年份,参加会试落第的老年举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恩赏。

赐予财物也是古代帝王优待老人的重要举措。古时在各种节日、典礼或皇帝认为有必要的时候,常赐予老人布帛、粟米、酒肉等,以表示对他们的关心照顾。这种敬老方式始于汉高祖刘邦,不过他优待的范围比较狭窄。而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赐给老人财物的君主是汉文帝刘恒。他刚即位就向全国颁布诏书,诏书规定:全国各县与道的老人,凡年龄在80岁以上者,每人每月赐予粟米1石、肉20斤、酒5斗;90岁以上者,另加帛2匹、絮3斤。

由于汉高祖和汉文帝的提倡,汉代对向老人赐物极为重视,也十分频繁。两汉共420余年,平均每七年就向老人赐物一次,这在中国古代是十分罕见的。

汉代以后,历代王朝也都有向老人赐物的传统,只是赐物的多少和方式不尽相同。至明朝,太祖朱元璋将临时赐予老人财物的方式改为终身养老制度。洪武十九年(1386)和二十年(1387),朱元璋连续两次颁发诏书,宣布民间老人80岁以上且贫无产业者,由国家供养终身,每月按期供给米和肉。90岁以上的老人,每年还给予衣帛,并免除他们的徭役。这种终身养老制度,比以前的临时救济措施有了更大的进步。

在古代,繁重的赋税徭役是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。因此有的封建王朝也给予老人的家庭减免赋役的优待。这项重要举措,也是从汉代开始的。西汉文帝即位后,颁布诏令规定,年满90岁的老人,可以免除家中一个成年儿子的赋役;80岁以上的老人,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算赋。汉武帝即位后,又进一步规定,民间90岁以上的老人,除了官府给予米粟供养外,还免除其子孙的赋役,使其子孙能更好地赡养他们。

减免赋役的优待政策,自汉代延续到明清后,不但减免的力度更大,门槛更低(减免的年龄降至70岁以上),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。这使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养老的社会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。